

在實際情境上，政治與經濟對教育的影響力似乎很難完整的個別抽離出來。相反的，這兩者的影響力有著糾葛一起的特性。若我們檢視近代發生在歐美地區的教育政策中央集權趨勢，便能清楚的發現此種特徵。例如自 1970 年代中期起英國的學校課程與教育改革，正印證這種相對自主性的特性（姜添輝，民 86a），即教育並不具備絕對的中立與自主性，僅有的是相對自主性。此種自主性的空間端視外在環境的壓力，若是外在環境呈現寬鬆的局面，則教育、學校與教師享有較多的自主空間。反之，此空間便被壓縮。而這種外在環境限制的強弱則取決於經濟與政治間的糾葛關係，若教育能滿足社會經濟活動的需求，政治便易賦予教育、學校與教師較自由的空間。否則，經濟的蕭條會引發政治的干涉力，其過程大致是資本家透過其在政治舞臺的代言人對中央政府施壓，以進行政策面的修正。

上述的要點顯示出，要研究大陸地區高等技職教育的發展與現況，政治與經濟兩大層面成了研究的中心主題。此章僅先就政治的層面作討論與分析，經濟方面的分析則放在隨後的第四章與第五章。

第二節 政治形態

中國大陸的政治形態呈現與民主國家迥然不同的特性，基於這種特殊情境的理由，及前面所論述政治對教育的影響力，所以在探討中國大陸高等職業教育的發展之前，有必要先分析大陸的政治思想根源及其影響性。

現在主掌中國大陸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所奉行的是共產主義，這種主義的思想根源是源自馬克斯的無產階級專政。所以從探討馬克斯的思想脈絡，便能掌握到某種程度的中國大陸政治特性。基本上馬克斯

的理論建築在政治與經濟二個元素上 (Marx, 1969; Bendix and Lipset, 1967)，他從經濟的角度切入來解釋人類活動的特性，並主張存於經濟活動中不平等的壓榨、宰制現象，會將投入經濟活動的人類，分裂為資本家與勞動者兩個陣營。由於這兩個社會階級間的衝突、鬥爭特性，終將引發全面的政治革命。馬克斯堅信這種政治反撲將導致無產階級專政，並認為唯有壓平社會階級，才能消除造成社會不平等的權力關係，如此才能使社會達到更公平的境界。以下便針對馬克斯的理論區分為對人的假設、工業革命、勞動力的流動與資本主義的興起、工作特性的改變、壓榨、普羅化與疏離、社會階級的形成與政治革命等六個層面加以討論。這些項目的選取與安排是依據馬克斯理論的要旨，他視人為受經濟驅使的動物，他再將這種特性聯貫到工業革命所引發的生產工具變革。機械式的大量與快速生產改變既有的勞動力流動與結構，並導致資本主義的興起。在資本主義下勞動者的工作條件與工作屬性逐漸改變，如呈現被壓榨、宰制的局面，勞動者的特有生產技術也逐漸被機械所取代。這些經濟條件與工作特性差異的擴大化，最終形成顯明的社會階級界線，儘管資本家憑藉擁有生產工具得以壓榨、宰制勞動者。然而廣大的普羅者終將透過「知覺的群體意識」，互通彼此被壓榨的情形，並能團結一起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，從事革命性的反撲以打倒資本家。此種政治革命得以將社會階級壓平，並消除權力所產生的社會不平等現象。

一、對人的假設

雖然馬克斯認為人兼具精神與物質的層面，然而他卻宣稱「需求」將人綑綁成物質的經濟動物，因為人本身基本需求的滿足，必須藉助經過工作交換得來的物質。然而人的需求是永無止境的，當最原始的需求得到滿足後，新的需求便浮現出來，而這層次的需求獲得解決

後，另一層次的需求又產生。所以人類的需求與欲望猶如無底洞，為求滿足需求、欲望，他們便無法脫離工作而生存。這種情形導致人類的大部份時間，用於追求物質的工作上，而花在心靈、精神層面的時間是相對的稀少。在這種情境下，人類無法脫離工作而生存，工作成了一種最基本形式自我實現的工具。由此可見，人類已成十足的經濟動物。

二、工業革命、勞動力的流動與資本主義的興起

馬克斯再將上述的物質驅動力，聯貫到工業革命所產生的影響。在馬克斯 (Marx, 1976; Marx and Engels, 1970) 的眼中，工業革命對舊有的生產勞動力結構與流動產生深遠的衝擊。由於機械式的生產需求大量的工人，它又能提供比農業生產更立即、更高與更穩定的物質報酬。這種較好的誘因能改變從事工作的總勞動數比重。在舊有的勞力結構中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在總勞動力中佔絕對的多數。然而，工業革命之後逐漸產生變化，工廠機械式生產所提供的較好物質誘因，使得這些勞動者逐漸大量的轉入機器生產的行列，再配合資本的成長、累積與集中化所形成的資本主義，機械生產終將吸納絕大部份以往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人口。依據馬克斯的觀念，資本主義的興起亦建築在生產工具的更新上。工業革命引發的機械式生產取代以往人力手工的生產，其生產速度與產量遠超過舊有的人力手工方式。速度與數量便決定利潤的多寡，擁有生產工具者能透過機械來快速累積資本，資本的再投入將再創造更多的利益，最後並形成資本主義。

三、工作特性的改變

這種生產工具所產生的衝擊，更會改變勞動者的勞動條件與所從事工作的特性。馬克斯 (Marx and Engels, 1970; Marx, 1976) 指出，在

資本主義下為求生存，工人用如同商品的勞力和資本家交換，資本家以時間的單位，如一天、一週或是一個月等方式，來購買這些勞力。此時工人的報酬轉以時間單位計算，工作與生活的特性也發生轉變。關於這方面，Thompson (1973)論述工作性質會隨生產模式而改變，他將勞動力區分為工作導向 (task-orientation) 與時間化的勞動力 (timed labour) 兩個類型。前者意指小農夫之類的獨立工作者，他們的工作性質較具人性化，可以自我支配工作時間的分配。而且，目標是要完成某件事，如農作物的收成。工作與生活並無明顯的分野，工作時間的長度或是契約的，它全視工作而定，亦即勞動力與時間的流動之間並無強烈的衝突性。另一特性是對這些農夫而言，依據時鐘來計時工作似乎是浪費而且缺乏急迫性。Thompson 認為時間化的工人呈現遠較農夫複雜的特徵，其中有精細的分工體系、角色分配及雇主與員工間規訓的關係。再者時間變成金錢，勞動力的報酬是依據時間單位來計算。

四、壓榨

上述要點清楚顯示出，機械化的生產改變舊有的勞力結構及特性與生產利益。所以能否掌握生產工具，便直接影響到社會經濟優勢的程度，擁有生產工具者得以壓榨一般勞動者的勞力。在馬克斯的眼中，舊有的大地主擁有較優勢的經濟條件，所以能較容易與快速的切入機械生產市場，因為其經濟條件遠比起他人如佃農要優越許多，再者其擁有的土地亦可變換成資金，可以容易的進入機械生產市場。儘管這些由大地主轉化成的資方為數並不多，但是他們在自由的市場仍面臨彼此間的激烈競爭。依據馬克斯的想法，資方賴以生存並成長的關鍵要素是利潤，顯然勞動者無法分得與資本家在經濟市場均等的利潤，馬克斯視這種不平等為剩餘價值壓榨。在競爭市場上競爭，減低

成本變成求生存的最基本途徑，再者更為累積利潤，便產生壓榨的情形。這種壓榨存在兩種並行的方式，一是透過延長工時的剩餘價值壓榨，意指作更久的時間工資卻未隨著增加。另一種方式是，透過工作簡單化方法來減低工資，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地。工作的簡單化意指，將原本一人獨力完成的複雜生產技術細目化，如此每一個單一的技術與動作變得簡單，使得非專業人員亦可從事此種工作。技術簡單化擴大可從事此項工作的勞動人口，依供需的原則來判斷，工人的薪資自然被壓低，連帶降低生產成本。

五、普羅化與疏離

機械式生產對勞動力的另一項衝擊是普羅化，普羅化意指勞動者的特有生產技能被機械所剝奪了。機械式的生產也意謂到機械取代手工的技術，它將師傅的手工技術規格化與齊一化。其緣由是工業革命引發的機械式生產，能將生產過程細分成多重的操作，這種生產的重組產生許多小部份的技術工作，工人的特別技術在機械式的生產流程，變成毫無用處可言。而且這種簡單、單調的生產力排除心智天賦的活動，機器粉碎工人的技術，越來越多工人的時間與精力，被吸收到越來越窄化的活動。這種情形使得生產線上無需具備熟練技術的師傅，而是一般無技術的工人。換言之，師傅的專門技術變得毫無用處可言，這種現象就是社會學上所稱的普羅化 (proletarianization)，被普羅化的勞動者即是普羅者。馬克斯更借用黑格爾科層體制全面化 (universalization) 的觀念，來推論普羅化將發生在任一階層的勞動者身上。相對於將體能性勞動者普羅化的絕對剩餘價值壓榨，心智性勞動力普羅化的發生是，透過機器密度化過程的相對剩餘價值壓榨。自動化和機器化的引進消除心智性勞動層的技術，包含技術專業人員甚至高層的經理人員。所以除了體能性勞動者有普羅化的現象外，心智

型勞動者的白領階級甚至上層的經理人員亦將被普羅化。 Braveman (1974) 形容這種在白領階層工作的普羅化，如同一個連續的工作的枝節分割。即將工作切割成許多只需簡單重複性技巧，就可容易完成的細小部份，因而在工作完成的過程，減少了心智的使用。他指出書記工作的普羅化正是一個最好的佐證，科學管理方法及辦公室機器化的引進，將書記的功能及技巧簡單化，因為缺乏對勞動過程及產品的控制，辦公室的工作者逐漸地與工廠的工人相似。

馬克斯視這種存於任一型態勞動者的普羅現象，是歷史的自然現象，它導致痛苦與非人性化。機械生產並不需勞動者本身的人格魅力，勞動者所運用於生產的是重複最簡單與枯燥的機械式動作，人因而變成機器的附庸，人成機械的附屬物，並且為工作與機械而生存，機械化的生產喪失人的心靈精神特質。馬克斯將這種影響連貫到前面所述人的精神、物質二元素論，人將大部份的時間、精力用於工作上，以滿足本身的需求與追求自我的實現，原本已忽略精神的層面。現在面臨的是非人性化的機械生產，這使得人產生心靈的空虛，馬克斯 (Marx, 1969) 將此種現象以疏離的概念來形容。他更進一步指出，當藉由工作以達自我實現的目標落空時，疏離會更為嚴重。自我實現的落空是因勞工無法控制生產的工具、過程與產品，原本透過生產方式，所能達到一種最基本形態之自我表達與實現亦為之落空，進而加速心靈的空虛。換句話說，普羅化造成疏離的狀態。

六、社會階級衝突與社會革命

由前面各要點顯示，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決定，經濟利益，工作條件、生產流程與心理狀態的情況。由此可見生產工具對人類活動有著深遠的影響，所以馬克斯便依據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來作為劃分社

會階級的依據。擁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是主導生產的設計者，另一方是執行者。擁有工具者能大量、快速的累積利益，從事生產的勞動者卻一直處於被宰制與剝削的局面。在精神的層面，這些勞動者也有共同的特徵，即是前面所述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，終將所有的勞動者普羅化以及心靈的疏離。綜合這兩方面，介於勞動者與資本家間有顯明的蕃籬，所以馬克斯認為工業革命所導致的資本主義，終將人類分裂為資本階級與勞動階級兩個陣營。存於這兩個階級間的關係特性，只有衝突、壓榨與宰制，而不是如 Durkheim (1933)與 Parsons (1959)等功能主義者，所詮釋的同質、功能與和諧等特性。

馬克斯進一步視存於這兩個階級間的不平等現象，是導致社會無法進步的主因，所以為求社會進步唯有進行階級鬥爭，將存於階級間的權力壓平，才能促使社會進步。基於此種觀點，馬克斯主張唯有透過激烈的革命手段才能鏟平資本家，也才能消除社會階級間的不平等，如剝削、壓榨與宰制，並去除存於人類活動中的權力關係，進而促進社會進步。馬克斯相信這種革命的原動力，來自於存於社會階級間的壓榨、宰制特性，他認為儘管資本家經由壓榨與剝削而成長，但勞動者終將採取政治上革命性的反撲。但這種革命性的反撲基築於兩種條件，一是覺醒性，光有壓榨、宰制的事實是不夠的，因為勞動者並不一定知覺到。但個別的覺醒仍不足，所以馬克斯提出的第二個條件是群體意識，個別的勞動者互通其訊息才能有一致的行動。當這些普羅者結合一起，作一致的群體行動便能打垮資本家。最後這種覺醒的集體意識與組織可引發政治，甚至是革命的行動來推翻資本主義，亦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最終會自掘墳墓。

第三節 評論